



校長梁俊傑(中)、學生黃漪嘉(左)和鄧沛汶(右)。



蘇小貞老師(左)和學生曹杏華(右)。



學生投入參與攤位遊戲。



小作家對自己作品印成書十分感興趣。

主辦方、主禮嘉賓、老師和學生大合照。

300 學生出書做小作家

激勵青年 守住對文字的執着

《少年：悅讀書心》已面世。

香港出版學會早前發佈的「2018香港全民閱讀調查」結果顯示，約40%的受調查者「從未有閱讀習慣」。閱讀顯然不是香港主流的思想交流方式，尤其在科技快速發展、電子產品唾手可得的情況下，年輕人更願意花時間在網絡世界尋求精神追求。有一部分年輕人甚至漸漸忘記了閱讀和寫作的樂趣。而結集近300個中小學生優秀作品的《少年：悅讀書心》正努力喚起學生對文字的渴求。

採訪、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

「《少年：悅讀書心》新書發佈會暨悅讀嘉年華」日前在尖沙咀街坊福利會順利進行，吸引了500多位嘉賓、多間中小學的老師和學生參與。活動由《亞洲週刊》、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攜手主辦，以及零傳媒協辦，今年已是第五年舉辦嘉年華，活動旨在鼓勵中小學生一同享受閱讀和寫作的樂趣，並且透過閱讀增加對歷史和國家的認識。在新書發佈會中更特設換領環節讓學生進行書籍分享及交換。

首輯錄台灣學生文章

《少年：悅讀書心》一書結集了近300個中小學生的優秀作品，更首次輯錄了12位台灣學生的優秀文章。而今年其中一個活動——「2019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更加會邀請來自澳門的學生一同參與，讓各地學生們拉近文化距離，互相分享閱讀和寫作的心得。

嘉年華當天，培僑書院的學生首先以充滿青春活力的花式跳繩表演給新書發佈會拉開了序幕，現場熱烈的掌聲也同時迎來了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常務會董、活動籌委會主席何志豪致辭。他表示，至今有超過5,000名中、小學學生參與這個活動，他希望未來可以有更多台灣學生加入。「能夠在求學的日子

子有自己出版的書很難得。」他笑言自己在求學時期也很希望有這個機會，但現在已經不可能了。

活動籌委會副主席江迅則表示，在座當中有兩種人，一個是作者，一個是讀者，他們有兩種不同的意義。

「閱讀是一種生活方式，閱讀和不閱讀的人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他更強調閱讀是一種生存之道。本次活動更邀請到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楊何蓓茵作為活動的主禮嘉賓，她更和學生交流，她說：「文章裡面記載了學生的一些感受，閱讀能夠打破時間和地域的界限，透過文字我們可以直接和讀者對話。」

她透露今年教育局更會提供5,000萬的閱讀經費以推動閱讀文化，閱讀讓學生對歷史、國家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悅讀』就是喜悅，能在閱讀裡面增長知識是快樂的。」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勁認為閱讀一舉兩得，因為它能提高年輕人對自己國家的認識。「每一個人都要珍惜自己的國家，學習歷史發展，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好處。」他慶幸每年書展還是人頭湧湧，證明閱讀的風氣還存在。活動還給在場的學生提供十多種結合科技和歷史知識的攤位遊戲，讓學生在活動裡有多元化的體驗。除此以外，現場的學生也可以領



主辦方和各主禮嘉賓出席支持《少年：悅讀書心》新書發佈會。

取主辦單位贈予的書籍，藉此鼓勵他們在閱讀中探索世界過去、現在和將來，增加他們的認知、激發想像力和發現文字的魅力，同時也讓他們發現更多生命的感動。

小五生分享閱讀心得

小學五年級學生黃漪嘉和鄧沛汶接受記者訪問，她們這次的作品雖然沒有被選上刊登，但這也無減她們對閱讀的興趣。同樣喜歡看推理小說的她們表示每天都會抽空看書，「我在睡覺之前都會用一段時間看書，有時候會在學校圖書館借幾本書回來看。」黃漪嘉說。被問到會否擔心電子科技的進步會使人忽略閱讀，鄧沛汶就覺得：「也許智能手機會讓人忽略閱讀圖書。我沒有辦法改

變整個社會，最好是自己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

「我寫的題目是『我內心世界的精神支柱』，而我的精神支柱正是閱讀。」就讀中學二年級學生曹杏華的文章有幸被刊登在《少年：悅讀書心》中，而隨行的蘇小貞老師也感到非常榮幸，她覺得這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曹杏華最喜歡看經典名著，而放鬆的時候則愛看小說，「平時讀書的壓力很大，跟同學相處多少會有煩躁、不開心，而看書讓我感到很靜心。」對於現時越來越多以影像來表達信息的現象，蘇老師表示不怕文字存在的價值會改變，「文字比起影像較有深度，表達也比較優美。看圖片的一剎那也許會被吸引，但是看完一眼就容易忘記，文字可以留在心裡面讓你記得。」她明白現在年輕人在上網、打遊戲機和社交媒體花的時間會比較多，但是她仍然會在課堂鼓勵閱讀，有時間和學生一起去圖書館或書展，多在學校推行寫作和閱讀文化。

變整個社會，最好是自己培養良好的閱讀習慣。」

在「連食文化」的影響下，梁校長同樣關注到願意花時間細看文字的人越來越少，而且媒體傳播信息的真實性降低，錯字也比較多。他認為大家還沒有在這資訊傳播這麼快的時代找到喘息空間，而此刻教育工作者則責無旁貸。「我們應該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和寫作技巧，同時教會他們獨立思考。」

要關注越來越少人看文字

作為一個小學校長，同時也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活動籌委會副主席的梁俊傑，希望透過新書發佈會讓平時缺乏機會的小朋友，感受做作家的樂趣。他相信寫作和

電子遊戲不會互相抵觸，「喜歡玩遊戲的小朋友的想像空間很大，也喜歡挑戰高難度。如果同時能夠培養寫作的興趣，他們就更能當中發揮。」

同時致力於幫助基層家庭的梁校長，盼通過贈予書券和入場券，讓未能負擔的小朋友可以購買心儀的書籍、感受買書的樂趣。他看過不同的學生作品，但是難忘的卻是看見他們有機會將印有自己名字和文字的書帶回家給父母看，「那份感動不是金錢可以買得到的。」

在「連食文化」的影響下，梁校長同樣關注到願意花時間細看文字的人越來越少，而且媒體傳播信息的真實性降低，錯字也比較多。他認為大家還沒有在這資訊傳播這麼快的時代找到喘息空間，而此刻教育工作者則責無旁貸。「我們應該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和寫作技巧，同時教會他們獨立思考。」

《少年：悅讀書心》已面世，在我們關心教育、科技發展等方面的時候，或者可以打開這本書關心年輕人的內心世界，通過文字最真實、直接的表達，走進平時老師和家長忽略的一個角落。即使我們活在電子資訊氾濫的年代，只要社會各界繼續投放資源，鼓勵年輕人守住對文字的執着和堅持，讓閱讀、寫作再慢慢走向主流文化，相信文字還是會保住地位，被人們所尊重和珍惜，也從中享受深層次的愉悅。

走東走西 余綺平

莫斯科的中國茶屋

莫斯科市中心有一幢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築物分外惹人矚目。它的外牆鋪滿紅磚綠瓦，有優雅的中國屋簷，還雕刻了中國傳統的龍鳳呈祥。原來百多年前，它的茶商主人為了迎接清朝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而建屋。《莫斯科時報》形容，茶屋是當地的一顆明珠。



茶屋內貌。網上圖片

佩羅夫茶屋(Perlov's Tea House)主人四代賣茶，其家族故事，就像一篇中俄茶葉貿易史。俄國人嗜茶，首次接觸茶葉始於一六三八年，沙皇使者向蒙古可汗贈送紫貂皮，可汗回贈中國茶葉；從此沙皇愛上飲茶。一六七九年清康熙皇帝在位時，中俄簽署了茶葉進口協定，雙方以貂皮換取茶葉。自此，俄商開始從中國進口茶葉。

當年交通不便，運輸困難，俄商用駱駝運茶，走五千多公里路程，花約一年半時間，始能將茶葉運抵國。茶葉珍貴，僅富貴人家才買得起。

佩羅夫家族最初在小市場設攤檔賣茶葉，傳到第四代，家族富甲一方了。當時莫斯科有兩大茶葉貿易公司，分別屬於佩羅夫家族兩兄弟，兄名謝苗，弟名謝爾蓋，是賣茶競爭對手，兩人同在繁華的米亞斯尼茨卡大街(Myasnitskaya Street)興建茶屋，爭奪生意。

弟弟謝爾蓋於一八九三年建成佩羅夫茶屋，樓高三層，佔地廣闊，地面一層專賣茶葉，餘地開作辦公室和住宅。不久，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在即，謝爾蓋聽聞清朝皇帝將派遣特使李鴻章來莫斯科，出席沙皇加冕典禮，他決定將整幢茶屋改建成中式大樓，以誘使李鴻章入住自己家裡，有利雙方簽訂茶

葉合同。謝爾蓋請來著名建築師吉皮烏斯(Karl Gippius)設計，從中國進口建築材料，門面搭上瓦頂屋簷，牆壁雕刻龍鳳，還有一些類似中國的文字和寶塔。中式茶屋於一八九六年落成。

謝爾蓋的一番心血白費了。李鴻章遵循中國傳統的「長幼有序」美德，住進謝爾蓋兄長謝苗家裡，拒絕了弟弟的美意。事實上，李鴻章此行另有目的。

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慘敗，俄國趁機提出與中國共同防禦日本戰略。李鴻章出席沙皇登基典禮之餘，與俄方秘密談判，雙方簽訂了《中俄密約》。結果，中國東北區域變成了俄國勢力範圍。

佩羅夫茶屋的歷史，中間加插了一頁中國血淚史。

茶屋還有續集。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茶屋遭蘇聯政府收歸國有，地面一層仍然賣茶葉；二、三樓被分隔成小型公共單位，住進數十家房客。蘇聯瓦解，佩羅夫家族後人要求政府歸還茶屋，以及將茶屋全面維修。

經過逾百年風吹雨打，茶屋已殘破不堪。二零一二年佩羅夫茶屋以煥然一新面貌，重新開業。它保持了當年鮮豔奪目的外觀，巍立古街。

如今茶屋每日客似雲來，出售來自中國、印度和斯里蘭卡等地茶葉，品種逾八百種。茶屋加售咖啡和點心，另闢茶間讓客人賞茶聚會，不單吸引遊客登門觀光，更吸引了俄國人來緬懷。

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說過：「別管外面世界天翻地覆，先讓我喝上一杯茶。」

入西水

早上六點醒來，急忙起床把箱子寄存在酒店後出門趕路。

之所以寄存行李，是因為要去一個叫「小溪」的偏僻山村，「漫遊家」在他的「湘旅遊記」中對這個小村讚不絕口，稱之為桃花源式的村落。更令我神往的是，據說小溪村上面還有一個叫「雨陽」的山村，沒有公路，只能用雙腳沿山間小道爬上去。如此艱難，可能還要在農舍中住一晚，帶太多行李不方便。

需要交代說明的是，在瀘溪下船後，原計劃是第二天早晨五點坐那條船原路返回沅陵，考慮到上船地點(不能稱之為「碼頭」)很不準確，又是黑暗中，所以更改決定從陸路回沅陵，這樣第二天就可以趕往小溪。

黑暗中

沅江行 之十一 呆儼



沅陵縣小學生背囊上印有「做最好的自己」。



西水翠竹青山、漫江碧透，是沅江最大的支流。

小學生們一起擠在公共汽車裡，孩子們鼓鼓的背囊上印着「做最好的自己」，這是上世紀80年代「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口號的改良版。

魯迅說過「必以己為中樞，亦以為終極」，「人各有己」，「個」應當是個別的、個體的人。北京大學退休教授錢理群的解釋是，憲法規定人民享有的各種權利，如果不是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人都享有全部權利，那種抽象的人民權利是沒有用的。不過也有人指出，近年多發生以傷害無辜方式報復社會事件，根源和個人主義抬頭有關。黑暗中，顛簸中，看着孩子身後那六個字，信馬由韉，胡思亂想着。

去瀘灘水電站的鄉村巴士離開縣城不久，便沿西水上行。西水發源於湖北宣恩，橫切武陵山區，流經重慶進入湖南，在沅陵匯入沅江。沈從文說西水又稱「白河」，「尾部如臂，大而圓」的「白河」因此得名。如此造型，是因「西水灘流極險，船必須經得起碰撞」。除了險灘，便是清澈見底的深潭。「深潭中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有花陳的瑪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魚來去，皆如浮在空氣裡。兩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紙的細竹，長年作深翠顏色，逼人眼目。」沿途所見和沈從文的描述有相當距離，水流如同山上的薄霧，不急不忙，緩緩前行，除了幾葉蓮舟、短途機動船，不見「白河船」的身影。這種變化相信和沅江上興建的五強溪電站有直接關係。不過河對岸的景色確實迷人。山巒被薄紗般晨霧裹繞，高低錯落的山巒起伏，形狀各異，橫向相連，縱向小山依着大山，仔細數去，大致可以看到五個層次。山谷墨綠植被中偶爾出現幾處白色的農舍，感覺那是遠離塵世的仙境。不過到了近處，可能又是另一番情景。